明紀 天

太祖 建文 成祖 仁宗

宣宗 英宗 恭仁 英宗

同知府君題目

以陸容菽園雜記曰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
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
者於其時賊寺輩內府衙門事出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於事完日回令予預外
政於是方鎮守京營率兵任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鑛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
嘗見張太監之跡今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當事內官俱離府部一丈作揖跪
遇公侯駙馬便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屬吏公侯伯遇之反下馬回避之又且稱
爺隆重
僕謹曰達丈子錢憂之以為不甘而新修史以大句州人楊行祥誣置下獄死
此為宦出官年逾九十作惡多益而終免無犯手此又無之理也 星湖

明紀編年目錄

卷一 鍾氏編之 名惺 ‖ 卷十一 隆武皇帝 聿鍵
洪武 太祖高皇帝 三十一 元璋 孝陵 附錄 鄒氏遺聞
建文 建文皇帝 四 炆文 永明王 永曆皇帝 由榔
卷二 起洪武戊申終永曆
永樂 成祖文皇帝 二十三 棣 長陵 庚寅首尾凡二百八
洪熙 仁宗昭皇帝 一 高熾 獻陵 十三年
宣德 宣宗章皇帝 十 瞻基 景陵 桂王名由榔神宗第七子永明王卽
卷三 其三子也母妃王氏
正統 英宗睿皇帝 二十二 祁鎮 裕陵
景泰 景皇帝 七 西恭宗 祁鈺
天順 英宗睿皇帝
卷四
成化 憲宗純皇帝 二十三 見深 茂陵
弘治 孝宗敬皇帝 十八 祐樘 泰陵

三

正德
卷五
武宗毅皇帝 十六年 厚照 康陵

嘉靖
世宗肅皇帝 四十五年 厚熜 永陵

隆慶
穆宗莊皇帝 六年 載垕

卷六

萬曆
神宗顯皇帝 四十八年 翊鈞

泰昌
光宗貞皇帝 一月 常洛

卷七 崔氏補遺

天啓
熹宗悊皇帝 七年 由校

卷八

崇禎
毅宗烈皇帝 十七年 由檢

卷九
[illegible]宗烈皇帝

卷十

福王
弘光
[illegible]皇帝 神宗之孫光宗之侄 [illegible]府之封德昌王名 由崧

明紀編年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朱姓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先世句容
人都應天在位三十一年

帝皇考仁祖淳皇帝諱世珍與太后陳氏生四子帝最少
初陳太后夢神饋藥一丸吞之遂有娠及誕有光燭天異
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自是
室中常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禱一僧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
果食兒甚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上年十七時
値旱疫父母及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托
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衆上乃游江
淮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有言於人
郭子興據濠上欲入濠城避兵乃祝伽藍神卜筊得吉遂
往子興奇之以養女馬氏妻焉即高后也上在甥館有救
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自是威名日著豪傑景從

徐達湯和等率兵歸附○郭子興令上略定遠招附甚衆
有十歲童子沐英早失父母上憐育之爲子及至妙山馮國
用與弟國勝率所部來歸上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曰金陵
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除群寇救生
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平
也上悅留居幕幄○上克滁州立郭子興爲滁陽王二子
惡上威名陰置毒酒中邀上飲上已覺酒意諾即與偕行
二子喜其墮計追至中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
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
故上曰纔上天說爾令以毒酒害我二子股栗謝去自是
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
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誰明公狀貌非
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神鬢聲
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上克
和州諸將多橫暴殺人及虜民婦女上惻然召諸將謂之

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縱還之民大
悅嚴常遇春李善長等皆来歸而軍勢益大振○元至正十
五年滁陽王郭子興卒上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林
兒爲皇帝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上
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上駐
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
永安與弟永忠及俞廷玉等各聚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
砦以扞寇盜聞上駐和州豪傑歸附乃遣使以書納款上
得書大悅曰吾衆已長萬所之者粮欲渡江之舟楫今永
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即親至巢湖引永
安等歸○六月上率諸將渡江時北風順舳艫齊舉帆
直刻達牛渚上先攻采石磯元兵陣磯上常遇春奮戈
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
守臣遁○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
入城張之通衢皆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

中書然○太平耆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上與語上曰方今四
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
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而行弔伐
天下不足平也上善其言遇之甚厚陶安私謂李善長曰主
上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方山寨民兵元
帥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達等迎戰復令別
將繞出其後夾擊之遂擒野先上釋不殺與之語野先等
曰生我謂何上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然勝則人附敗則
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野先曰若則當吾
軍降乎此易耳為書招之明日衆皆降野先初意其衆未
必從故陽為招辭陰寔激之及衆遽降自悔失計復潛謀
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
失豪傑心乃召野先諭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
不相強也縱之歸野先既歸收其餘衆遂叛與元福壽合
兵來拒戰我師失利野先追襲我師經葛山鄉鄉寨民兵

百戶盧德茂惡野先反覆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因乘
發攢槊刺死野先○元至正十六年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時陳野先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上水陸並進攻破兆先
營遂擒兆先悉降其衆復擇兆先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
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安上知其意
因令之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上解甲酣寢達旦
疑懼者始安○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戰死上入城召
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吾率衆至此爲民
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
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
相慶慰○上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金陵旣定上將發兵
取鎭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因戒之曰爾等當
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
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受師至鎭江元守臣遁去卽
克其城兵不血刃○諸將奉上爲吳國公○遣使聘鎭江

秦從龍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心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不知當時爲老先生而不名○時張士誠據有平江擅稱名號士誠泰州白駒塲人爲鹽塲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爲姦利士誠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因亂據高郵稱王至是攻陷平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爲勁敵上遣使以書通好士誠得書不說拘使不還尋以舟師攻鎮江元帥徐達禦之設伏擒其弟張九六九六卽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殺之○華雲龍等復敗士信兵於舊館士誠氣益沮乃奉書請和上復書數其開釁之罪且約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上克寧國擒其元帥朱亮祖初克太平時亮祖來降上喜其勇亡何復叛歸元與我戰諸將弗能當至是被擒上曰爾當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

之令往征○改常湖兩州充之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
於元雖受太尉之徽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元
至正十八年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曰理財之道莫先
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務在蓄泄得宜若所至絲毫無益於
民則非付任之意後各處屯田惟茂才所收多上褒美之○
臨管領民兵萬户府其法民間武勇精加簡拔編輯爲伍
農時則耕間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升擢無功
者令還爲民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農於
兵之意○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
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召儒士進講經史命王宗
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等爲五經師[illegible]訓導學校久
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上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
妄殺人喜不自勝嘗諭諸將曰臨發之日務如烈火火烈
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
亦蒙其福○元至正十九年方國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

都來降且以其次子關爲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
僞言明誓盟而交質皆踰末不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
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爲乃厚賜賚而遣之又嘗賜上詩者
浙儒才耳不下第○民有獻能詩美女者上詩之以他選
獻○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同
詣大海營也所至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容以禮
事甚見尊禮儀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尤
天文兵法一過目洞識其要元末舉進士授高安縣丞以
剛方劾去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
雲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
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
狂悉去之時孰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
明之流至是上果聘之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守備花雲
被獲賊縛雲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遂奮

賊大呼而起縛言絶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射死之
妻安氏生一子方三歲聞雲龍縛抱兒泣謂家人曰我夫
吾長女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有女兒
者吾等善撫育之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逃遇漢軍奪
舟擠孫氏及兒投之江偶觸斷木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
氏取哺兒凡五日不死忽逢雷老與偕行始達上所孫氏
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家怨
不見一騎驚為神異○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
國號漢改元大義一時苟且僭竊羣臣至江州欲行禮
值大雨畧無儀節○友諒既僭大位驕言東下建康嚴[illegible]
爽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
不勝而奔寺[illegible]也劉基獨張目不言上問之基曰先斬主
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基曰當傾府
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
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上深然之○時友諒遣人

約張士誠同侵建康上忌二寇合欲速其來乃召康茂才
曰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僞降詔其速來茂才依計友
諒果信而進兵上伏兵大敗之友諒敗走遂乘勝拔江州
及蘄黃等郡友諒 武昌○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朔中
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彼牧竪耳
奉之何爲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
悟乃定征伐之計○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初方國珍雖以地來降猶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
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不可得矣後復遣
博士夏煜諭之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大軍一出不
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懼遂遣人謝過至是
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有事四方所需者
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漢江西行
省丞相胡廷瑞守宗昌見江州已破遣副將鄭仁傑詣軍
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踏所坐胡

床上悟許之曰賜書曰走下有效順之懷此明達也恐分敵所部屬之他將山適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異士能審天時料事勢挺身而來者蓋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天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當赤心以待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屬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如近達康龍江之役惟獲長張鎰彭指揮諸人用之視吾諸將恩均義一㕘其春功並膺厚賞此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乎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當發善計達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上遂設九江如龍興胡廷瑞等來迎上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入城存恤鰥寡孤獨召父老人民諭之曰自古攻城據地民罹其殃今一衛人民得保骨肉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連歲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殺軍需洪億俱不以相勞

但言李業為吾良民吾民皆感悅○金華苗軍元帥蔣
英劉震等作乱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變即率兵馳赴
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上既定
洪都乃率胡廷瑞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圖據南昌知
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還師上
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言曰南昌楚之重鎮得其
地是去陳氏一臂矣○平章邵榮以功驕蹇有覬覦心遂
與趙繼祖謀伏兵伺上閱兵欲爲變會風吹旗觸帝衣帝
異之易服從上道還禁不得發遂爲宗國興所告帝召詰
之具伏帝念其同起兵濠梁不欲即誅常遇春曰榮等凶
悖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上不得已令具
酒食飲食之深泣與訣皆就誅○妄封人會良臣率衆歸
附上曰良臣持兵負固於兩淮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識可
嘉命為江淮行省參政○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
江衆以穢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

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友諒復來侵 上遂決計伐陳氏○朱文正守南昌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乘江漲直抵城下其兵甚銳用雲梯日道進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圍既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絶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死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守加設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子明至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日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爲友諒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親督舟

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
我師友諒連舟縱戰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殆往
退縮上親執旗麾我師猶卻郭興曰彼舟如山大小不
敵非人不用命也此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令諸將乘風
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陳普略皆焚
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
得出俞通海曰湖水淺舟難回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
上流彼舟若入即成禽矣劉基亦密言曰請移軍湖口閉
以金木相克日決勝上從之敵糧且盡冒死突出繇江下
流欲歸楚江進回上麾諸軍追擊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
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
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初鄱陽之戰上舟膠淺於
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上龍袍冠冕對賊衆投
水中圍乃解又一日方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大呼上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

更舟上悟急亞之未半晌舊舟爲敵砲擊碎矣先是有周
顛者嘗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上必曰告太平上厭之命
叢以甕積薪煅之火息啓視顛正生晏然亡恙征陳友諒
上問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
不難乎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從行至皖城無風
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 行不三里
果大風倏忽逵小孤後一如其言○元至正二十四年李
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屢奉勸進不允乃奉上即吳
王位○上親視師韋昌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
理遂銜璧肉袒率張定邊降上憐之諭慰友諒父母凡府
庫儲蓄令理自取其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封理爲歸德侯城
中饑困命給粟賑之○江西以陳友諒鏤金床進上觀之
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
命毁之○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
十六人封贈有差以韓成爲首功○復建忠臣祠於南昌

祀趙德勝葉琛孫子明等皆盡忠臣吾有四人〇時江西
湖廣皆平張士誠委政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
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
心若且被人瞞過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被
人瞞者乎吾去見其敗矣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
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〇禁種秫以塞造酒之源
〇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〇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後世自
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
師也〇上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曰張氏
驕橫暴殄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呂伯昇呂珍之徒
皆齷齪不足數王蔡葉三參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以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曰汝合吾意事
必濟矣乃命徐達爲大將軍帥師二十萬伐之臨行上諭

之曰鄉等宜戒飭士卒毋得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
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拜辭
出上御師若發且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常遇春曰逐梟
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
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
原明等爲手足士誠苟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
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
杭州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除
然後移兵姑蘇蘇縣幾萬全諸將敬服已而師至湖州張士
信發兵爲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遂舉城降
○李文忠師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
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豈得以計緩我乎
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聚百萬
擢所托命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遂引入臥內慰
勞款接翊日原明果封府庫錢粮出降文忠入宿於城下

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笠即磔以徇
吳內外帖然民不知有兵革事○徐達會諸將進逼姑蘇
士誠引兵來拒大戰於尹山橋敗之於鮎魚口遂
進圍城城中震恐○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元至正二
十七年上改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定文武科取士之
法○六月不雨上藏蔬素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
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苗稼焦損必分給食資
能甘味○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
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胥門
從奔常遇春營遇春先命王弼馳鐵騎往擊之敵小卻遇
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
勢益窘○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遣客入城說士誠曰公
知天數乎公以十八騎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當是時公處
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東據三吳有地千
里南面稱孤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於

豪傑撫恤之民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
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比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士誠曰
吾亦甚悵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
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
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何則天命有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
陵義甚寬公特湖州援湖州失杭州援杭州失吳之右順天
之命自求多福今一介使疾走金陵稱公歸義救民之意
開城門幅巾待命終不失為萬戶侯矣士誠俯首沉慮良
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已而復率
兵突出胥門索戰遇春乘勝奮擊大破之遂築壘逼之時
士信方張幕城上會食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城中大震徐
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城中兵將皆陸續
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士誠見兵敗謂
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
不負君乃積薪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縱火焚

之劉氏乃自縊死日暮士誠距尸絕舊將李伯昇決戶抱
臨之徐達令人以理曉諭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
舊盾舁衆至舟中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
卧不肯起衆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
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猶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
張士誠旣平參知政事張昶上書稱頌功德藻諛雄麗乎
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曾
昶陰事覺命誅之○命徐達爲征北大將軍北取中原胡
廷瑞爲南征將軍取福建湖廣楊璟張德興取廣西○上
旣遣諸將復先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
帝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
者也自元入主中國達人忠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況其
臣子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
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其於倫常瀆亂甚矣
於是人心離叛天下起兵使我中國之民肝腦塗地雖曰

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此時當生聖人以救濟斯
民今一紀於玆未聞有濟世安民者予本淮右布衣因
為衆所推奮起南方視中原無主深用痛心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
讐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明無秋毫之犯
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
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間有能
知禮義願為臣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方國珍乞降
初國珍之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
據境自若上屢書責之國珍不服上遂遣湯和討之國珍
懼濟入海島至是勢窮乃奉表乞降湯和送國珍於建康
浙東悉平○李善長率群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
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
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善長復固請上始允之○洪
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立妃馬氏爲皇后上初微
賤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
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
冊立爲皇后上曰諸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
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當同
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
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
嫌隙朕所爲郭氏所誣從情不恤將士或以妻賑用爲獻后
輒先屬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爲寬解卒免於患妄
尤難於長孫皇后昔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主
妾昔日之命賤而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忠
忘之羅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
妾愛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立世子
標爲皇太子○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
爲御史大夫○上居新宮初建時上見有雕琢奇麗者皆

廖永忠兵至廣東元分省左丞何真奉表歸附復進攻德
慶元守將棄城走德慶悉平○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
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蘄州進竹簟却
之○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
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周家以忠
厚開國故能歷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
百年之業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
藏之皆所以生物也雖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
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則上天
生物之心息矣上嘉納之○時擴廓以東皆平上命諸將
進取元都既而師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群臣會端明
殿議避兵北行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
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豈可晉哉
可復作徽欽[illegible]遂率三宮后妃太子夜半開健
德門出奔如上都○八月大兵至燕京大將軍徐達封府

籍庫圖籍及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宦者護衛
嚴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初元主嘗以國
祚問術士對曰千萬歲萬萬歲元主以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
至大明兵至而亡○上出視圜丘太子從行命徧閱農家
曰農人終歲勤苦服食不過如此故令爾知之無過取云○
上幸汴梁欲定都於燕不果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
京○汰元宮人○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天下訪求賢
才隱逸之士○詔乘輿勿飾金玉有司曰此小費不足勤
上曰小費不節大用將至○江西參政陶安卒先是有御
史言安隱過上曰非素知安安豈有此且御史何繇知之對
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大臣人以爲盡職
耶命黜之○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盡機巧
上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
毀之以洪天下豈不識亡命左右碎之○詔禁胡俗悉
復中國衣冠之舊○劉基謝政歸人以方之張良上念昔

問患難復手詔季京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
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
顯先人足矣◎前奉使臣河自陝歸河自縊死奉使被拘
至是凡六年抗節不屈竄鄧東歸上嘉之擢為吏部侍郎
○上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為游
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國朝二年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
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政急則蹶緩急則絕民意
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躭於逸樂循至淪亡
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上謂侍臣曰古人為文或以
爲道德或以通世務即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
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
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
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
無事浮藻○詔修元史○陝西進瑞麥一莖五穗三穗

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上曰徒寒暑時五穀熟人
民育乃爲國家之瑞豈以物哉○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
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
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
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常
遇春卒上聞訃震悼罷朝痛念不已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親往祭之慟哭而還上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命配
享太廟○命造太廟器上曰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
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令合祭器宜
象平生所用○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凡
二十有一人○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時二三元將尚侵擾
邊境上致書元主曰君之將臣擴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
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晋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前歲乃
命大將軍由齊魯進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
詔君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

卒殘兵留連關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饒尚不能剷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効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乎漢以來邊患甚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外夷咸所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此時君即迷遁亦將無所依矣朕以誠心待人朝廷亦不幾榮改圖易慮安分樂天以存一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甘露降於乾清宮後苑松樹之上宋濂作頌以獻○以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曰刑以輔政唐虞不免舜命皋陶始于明刑終期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卿當體之○殘元王保保知大軍南還乘襲蘭州韋昌指揮于光來援被執死之既而保保懼大軍至亦引去○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與憲素善以爲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已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

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揚憲等請獻俘於廟上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未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亦中國之主嘗俘之禮不忍加也只令服本俗衣以朝畢賜以中國衣冠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大封功臣徐達等爲公侯伯者三十六人給鐵券有差因賜宴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上嘗從容謂徐達曰曩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觀群雄無救民之心朕故與卿等一心共濟時艱朕初與二寇相持或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猜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其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

一步也向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illegible]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二寇既除鼓行中原冝無不下矣又或勸其遏不牟塞寇乃取元都朕思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達等驚服○[illegible]四年二月親策試進士賜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與廷臣論刑罰陳寧曰法重則人不敢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默然○時明昇尚據巴蜀上命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分道伐之連戰克階文綿漢四州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約會重慶府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潰

乘勝抵重慶明昇君臣大懼其臣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大軍入峽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驅之拒戰徒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若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降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明昇乃銜璧奉表詣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明昇赴京師蜀地悉平

○以李守道爲吏部尚書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姸媸無所遁衡平則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繫吏部卿等宜公平以辨賢否無取充位而已○上諭詹同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繫乎法本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繫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擇術不可不慎也○令冷謙制九奏樂章一切胡俗淫蕩之樂悉屛去之○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之言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

以實上以其書付史館或言殺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明昇至京上赦其罪封爲歸義侯賜第居京師○洪武五年遣大將軍徐達等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問今若遣汝等分道征之未幾徐達等兵入沙漠以疊運不繼師疲而還○句容縣民獻嘉瓜並蒂者上曰時和歲豐乃三者之禎不以物也○詔免進天壽慶秋醮○琉海侯吳禎奉命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在德不在險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可不懼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內使奏增餉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畜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元得他禽獸悉縱之○洪武六年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一日問太子正字桂

彥良曰法嚴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遂用法則勞法
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卿
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
下○誠意伯劉基卒時胡惟庸行丞相事與基有隙以
談洋王氣誣基欲圖爲墓地請加重辟上不聽惟奪其
祿而已基入朝謝遂居京師不敢歸○上覽心經辭以爲
經之不明傳注之害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翰
林儒臣撰孔克表等以傳恒言注釋群經賜名曰直解經[illegible]○
滁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
必進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之每當
歸寧暇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朕
飮膳乎令太原進葡萄酒今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
以口腹累人哉○時宗尙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蠹[illegible]世
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

上若不得爲己○世宗七年禮部尚書千諒奏請齋之日
宰牲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致齋三日而餘二擯前所習去
後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載也上曰周禮不行於後
世久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豈崇禮使買的皇八
東北還臨行上諭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其祖部欲遣
歸爾以年幼今旣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
肉之愛○詔訪當民無告及戰死僉子家屬給以衣食盧
舍○世宗八年上以西北方兵亂之餘人鮮知學命遣國子
生林治等二百六十六人分教仕方又命鄕學訓導皇皆
啓蒙立師教崇弱俾讀書莫不有學○誠意伯劉基平南
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旣而上竟相之基大感已具知
蔘生何因奏惟庸病愈惟庸惡基乃遣醫視疾飲其
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遂疾篤上遣送還家僅一月
而卒基未卒前數日謂其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日後一
念思是待有問詔密奏焉政寬猛當如循環云云聖主留意

甚剛毅慷慨有丈夫志每遇艱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
其機上甚禮重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甘
露降於園內青松之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於飴儒臣咸
歌詩頌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朕
德不逮災咎偕省豈敢以此爲己所致哉○上欲命宋濂
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
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樞要上愈重之○洪武九年山西
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上曰地
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之定額外剝削也主
簿之職在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吏部其
移文議之○宋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
行不成步上歡笑親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
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五星紊度下詔
求言山西平遙訓道葉居昇應詔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
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民庶由心洽而不

務以實大御之視殺人如戕螻蟻使民不得安思欲以國
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之一出於大公至正
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
趨上意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
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
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
易驕佚有事則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大
者也書已奏上怒其踈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特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遠怒欲罪
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答之而怒未解宋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得
深罪之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乃召阿意者詬曰吾忍
斥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
言不幾誤罪言者耶○[illegible][illegible]十年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
聽選在京者宜參與銓注聞久駐客邸資用乏遂流為

醫上使賢者盡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
宋濂辭辭賜褚幣文綺上諭曰朕竊慎於賞賚嘉卿忠誠故
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
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
之行翰林傳若濂等比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
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於天氣清爽夜指一宿
爲主以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
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都督僉事濮真以高麗被執
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
虜爾寧我殺主必滅爾國吾大丈夫有赤心肯從汝耶即
抽刀剖心示之而死下太擢遣使入朝謝罪上嘉真忠節
其子璵方在繈褓封侯○有內使從容言政事上怒責之
即日遣還鄉因諭群臣曰閹寺朝夕左右其小善小信皆
足以固結君心苟一爲所惑將必假威福竊權勢而階亂

者多矣朕改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政事所以
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詔免應天等處今
年秋糧○[己未]十二年高麗夷率男婦來降上勅遼東守將
曰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入情莫不安土重遷豈肯舍
桑梓而歸異鄉者聽其降者不可留○[庚申]十三年丞相
胡惟庸等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乘輿將出
內史雲奇知其謀走衛蹕道勒馬御言狀氣方勃舌駃不
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尚
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甲
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蹕追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誅之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胡惟庸辭
連李善長群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
忍罪之其勿問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
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
待之禮宋濂親教皇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

家必不知情上意解瀛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
卒○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止設五府六部等衙門分理天
下○燕王之國北平○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免天下田
租○詔辛酉十四年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者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
人況可重其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治
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積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
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
奪其斂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
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
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詔免應天等
處今年秋糧○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時天下大定
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上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
沐英爲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師達戰進次曲靖故
元梁王遣達理麻將兵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竟

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除
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
猝望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會皇失措我師作欲濟
勢達里麻擁兵陳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
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
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兵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
之既濟復戰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遂
乘師趨雲南梁王聞兵敗棄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王師
入城秋毫無犯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悉平上召友德
班師沐英留鎮○壬戌十五年廣州府遣檢王懇言階
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頗得兵采其地於
歸朝廷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念閉絕之恐
山道一開小人規利者群聚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
於安靜苟用兵手剎擾攘不休邊境無及與人但知趨利
不知釀害豈可聽也○國學既成上命釋菜令諸儒議禮讀

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耳拜上曰聖如孔子豈
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
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
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
劉仲質乃與儒臣定其儀從之○上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
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曰陛
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悅悉從之○皇后馬氏崩后
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為天地惜物也上以威
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
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
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每從之
吳興人沈萬三家富敵國上欲殺之后諫曰彼雖富可敵
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誤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
至是病劇不肯服藥上强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
何益使服藥不療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

遂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詔選高僧分侍
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
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文皇帝爲燕王時廣孝自請於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
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至是文皇自求廣孝於上許之後
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廣孝在燕侍文皇宴時天寒甚文
皇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
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文皇大喜及靖難兵起令擇日
至期大風雨文皇不說廣孝曰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
助得勢頭起意行無緩其後果驗○徵耆儒鮑恂全思誠
余詮張長年四人至命爲學士輔太子固辭乃放還亅吳
成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
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癸丑十六年上諭刑部尚書開
濟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昧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

免御史并欲罪之賊以父子至親子免而父殺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蘭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毋重傷人命○憲廟十七年旌表山陰縣民孫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丙子兵亂讓與潘奉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夫已死從汝必矣若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潘聚薪焚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旌表其門○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遂爲定制○憲廟十八年二月初昏五星並見詔求直言○太傅魏國公徐達卒達忠勇無比每征悉出其功至兼討姑蘇之府庫貲胡宮之美人珠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右將薨之景傳者上慟悼不已親爲神道碑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會試取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上名三貢具○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之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即位首拜宋昌爲將軍其餘大臣

啻任一岳無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
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平一呵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
用之何避私嫌乎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
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若屑屑於細故而有累於
聰明也○高宗十九年上謂侍臣曰治民猶治水昔鯀
其法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
遂之人情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人情好佚
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椿
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
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邸唐德宗
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矣○高宗二十年詔脩闕里孔子
廟○侍臣或言善惡之報多爽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
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一不可爲之善彼爲善
而無福爲惡而無禍特時有遲速耳○有軍人犯當杖其
人嘗兩得罪宥免有司請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先宥

今復論之則不信矣德人何所措手足○戊辰二十一年
陞御史洪漢彥右都御史漢勤獄平恕人有德漢彥還諸
遼卑報以金漢曰予罪當由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
爲廉得其事故有是擢○大將軍藍玉奉命征北至深入
捕魚兒海偵知北主營在海東八十餘里遂乘風沙直薄
其營北主驚懼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
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遂班
師○藍玉還送地保奴等六十三家上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
就居京師既而有言藍玉私元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
豈大將軍所爲元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頗亦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
嗣欲許地保奴以壽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令久居
內地於是遣使厚賞護送居琉球○藍玉等還朝上謂玉
曰爾北征功最大然元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
汚亂又嘗時遣人入城覘視此豈人臣之道哉今念爾功

學屈法宥爾其尊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初擬封
玉梁國公緣是改封涼國公○以庶吉士解縉爲御史未
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七歲能詩文七八舉於鄉遂登進
士上親選爲庶吉士特被寵眷嘗上封事凡萬餘言其略
曰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誠信有間用刑太
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
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肆言殺非人
道所爲可以禁絶釋老之徒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然呪之
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高而學問不克善端
間發而心學無素上嘉其識擢監察御史遷都御史袁泰
恣橫諸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縉揮筆立就歷誣其奸
上憐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
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其歸盡心
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時諸王在宮中服
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卓敬白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

依先令陛下於諸王亦雖錯等尚使服飾大與太子埒嫡庶相

混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

耳○己巳二十二年上以天下無事斷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公侯

各還其鄉賜賚有差上論守成撥亂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

蹈危事行於必敗而作於不知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

下亦如御馬雖治平何可不愼○庚午二十三年賜韓國公李善

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旣又有以胡惟庸黨言者上命

索之究竟至是亦大發京民之怨遂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

大怒遂賜死○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其徒丘玄淸拜太常

卿三丰又名通通張人有問仙術者竟不答問經書則津津不

絶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臥雪中如常○會劉

基孫劉廌襲封誠意伯初基卒止其身不世襲旣而基被

惟庸為所害基子璉走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扰立本所脅

卒於官及惟庸敗上憫基之故至是命其孫世襲○上覽孟子至

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

論且命全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興櫬入諫袒胸受箭曰臣
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箭瘡
尋孟子配享不得廢○辛未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上
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之襴衫○南豐縣典史馮
堅言九事上奇之擢爲都御史○龍江衛吏以過謫書篤
侍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
同吏雖罰後天倫不可廢毋寧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
吏監人爲善猶恐其不善奈何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
吏得終喪○壬申二十五年皇太子標薨謚曰懿文○上嘗
與侍臣論治道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
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教官有給由到京者上
問民間疾苦吳從權張恒皆以守職在學於民事無知對
上曰二人概言不知詐也宋儒胡瑗爲蘇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
時務當時得人今汝言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
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之

下嚴官皆效汝等所爲則豈無能得人顧刑部臣曰若二人者虛縻廩祿無補於事宜竄極邊○立嫡長孫允炆爲皇太孫○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步知來者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諫曰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脩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爲耶不得其傳國寶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遂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天下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徵方孝孺至上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輔太平僅除爲漢中教授○上患熱病危甚諸醫進藥無效徵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

樂號其藥一曰温凉藥二斤一曰温凉石一塊服之愈
○洪武二十六年後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玉很愎
不學恃功橫暴有訐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時已
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爲太師乎及
奏事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爲逆謀指揮將獻告之上
集羣臣逮訊玉強辨轉展攀誣亦皆服吏部尚書詹徽叱
玉吐實無使扳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浦
江鄭氏十世聚族子孫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
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莫敢欺謾惟事女工一令
與家政子孫孝謹親喪哀毁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
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所感如此家以用多擇爲糧長數
以事入覲上識之後仇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
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
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
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

守家法一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洪武二十七年青州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戕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洪武二十八年河南野蠶成繭群臣表賀上曰野蠶成繭可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焉○皇明祖訓成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與群雄並驅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

也許吉降為博士尋復學士易諳事竟寢○上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蠶婦繰績手胼足勞已甚矣登場下機公私逼索亦至竟不能為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漫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以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戊寅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上崩於西宮皇太孫治喪禮於西宮被髮哭踊哀動左右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絕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遣譴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跪承而愉色婉容諷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深更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膳無不起盖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月諸大臣迎之於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莫毁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皇太孫允炆

即位帝諱太孫生而穎慧好讀書以古典禮文章全性孝
友事懿文之病癰而痛楚號呼時太孫年十四令侍撫摩
晝夜不暫離聞楚之聲即惶惶若不欲生太祖聞之嘆曰有
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薨哭踊哀慕喪事如禮水
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
獨不念我哉始一毀瘠歠粥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
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
人譽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
決嘗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於是
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見大
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
世重也嘗聽政每震怒輒誅夷籍一日退朝怒猶未解
太宗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
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
祖不覺氣平矣有常州陳理以子弒父事命太孫處分大

孫從容詳審意脫之益理之文京抱病經年偶服一藥而斃先
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之無以自解太孫燦其情而獻
之太祖未之信拘鄰里婢僕及京醫詢之乃知文向患火
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
卒耳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
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強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
認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在上而佃客皆盜
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未敢獲太
祖覆審盡其情乃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
禮聽獄以五聽為先尚書亦辭推貌有稽故見其人雙眸炯
炯聽視端詳定非盜也帝喜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太
孫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一夕懿
文與之侍側太祖命詠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
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
孫詠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魚驚不敢

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
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又令王國所在文武吏民軍士悉
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
於帝令人賚勅勒使還國○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奏曰陛
下欲行三年之喪但郊社宗廟不可久曠朝貢訟獄不可
暫廢願安御至情俯循衆請上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
言也郊社宗廟朕將親總而行事朝貢訟獄同敦不親
但朝則麻冕素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羣
然食稻衣錦爾華直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
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上皇祖考大
行皇帝諡曰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
閣從太祖先命也○廢周王橚爲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
代岷四府通謀者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

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
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齊剪燕之手足而燕固可圖矣
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詣景隆上入索金寶士不能應坐尺
號之至京師湘州罷為庶人遷之雲南○加魏國公徐輝祖
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句逃軍為名招致異
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誘是請難之志決矣時
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燕王密語道衍曰人心
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燕王妃輝祖妹也輝祖雖
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
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燕道衍長州姚
廣孝也初為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詩詞城靈巖觀
道之主席應真讀書寓道法無適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學
然深自韜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譙櫓年
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
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且蕭梁事業今

何在此圖青眼偃看其黨宗渤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
此豈禪子語耶斯道斯道汝浮屠朝矣既而宗渤譽道衍往
燕或薦道衍文武兼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謙讓
善遁對曰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臺擲之貺
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吒曰和尚勿謬說道衍躍然
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
蓋道衍嘗游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
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
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詑以句連軍丁召珙至
燕使人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
趨拜王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藉珙於道衍僧
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
謂此也王特聽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
誤爾汝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九
月長星西見有聲如雷○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

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
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及期無兵殺臣未晩
也乃囚濟於獄○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
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
術士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將
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兵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卒戍
開平簡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帝
領之乃擢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謝貴為都指揮使偵察
燕府動靜徐為之計○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皇帝 諱允炆皇考旣諡懿文帝諱允炆及白王言丁
生資倫文奎識者曰此儒生帝稱耳不類天子氣象
又改建文年號燕王聞之評曰胡乃重復至是使陷民
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己卯建文元年燕王使長史葛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
為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托使誠為

內應誠許諸還至典復命王覺其詭色有異遂深疑之○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更定官制○燕

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上曰

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

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

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斬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

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至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

然○燕王子還國○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在京師

壽遣還時太祖小祥文皇遣二子來或曰不宜皆遣文皇

曰往我令朝廷勿疑齊泰請放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後將

先備徐輝祖亦勸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

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祖廄中取良

馬馳去世子既還國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

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為多上悔不用輝祖之言○博士黃

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
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負者舉以
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
之而去彥清嘆曰何風俗之厚也翌日入朝備述其事且
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曰昨日宮中二人
毆譁囂徹內朕諭曰朕寬刑尚德爾獨犯敎意者朕有乖
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
二之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
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有而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
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爲己過愈見盛德○京師
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讁
見於天是以地震譴致惡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直言而
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靖難兵南下昌隆上
言令曰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
息許戰莫入朝彼既欲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使背違反設

衛暹跌使道讓位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
退無援雖欲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後昌隆名
在奸籍驅出號戮乃當陛大呼曰有奏牘往可讀也撿看
之曰火悻頭早從此言南北皇靈受禍尙不若是黯遂戕賊昌
柏以爲北平行部主事從坐呂震誣死昌隆太和人○湘
王相僞造寶鈔無殘害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懼焚其
宮室妻妾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
上變告發齊王榑爲庶人○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皇
因託疾佯狂走臥久之被讓遂稱病大暑圍爐搖顫曰寒
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識逢辰告昺貴臣殿下
本無恙公等勿懈防忍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中
官逮燕府官屬○七月燕府請難兵起先是文皇稱疾不
出屋間僧道衍起義與對奏可至是遣逮官屬又密勅張
信手發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汝
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歸禍爲福信因請見文皇

陽爲感風一夕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者以告臣文皇稱疾
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嘗就執文皇始誠
告之獲召道衍謀事忽然簷瓦墮地碎文皇不懌道衍曰
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陳圍
王城以木柵斷端禮門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
等入守能曰先擒貴昺餘無能爲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
之依內官來遠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府
入入則縛耳壬申文皇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右貴昺不
深慮果入爲壯士縛於是兩廊伏兵盡出擒葛誠下殿
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
之衆甚驚相告稍散去○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
以臣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燕王誓師曰予太祖
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
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義與奸邪不共
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旣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

其罷守令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黄子澄○江北
蝗發司請督捕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發蝗以重朕過臣
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冤獄捎遣祖周窮之次
滑州歛旱歲蝗不爲災更有秋○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
虜大將軍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上戒之曰昔蕭繹舉
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内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
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赦程
濟州獄擢爲翰林編脩充軍師護諸將北征濟嘗入徐
州之捷詣闕獻俘序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文
皇見碑大怒撲之遽止曰吾袁録文来因按姓名行族濟
姓名攫没斷處得免後上出亡濟從遇險輒用術脱去燮
十年後蘭上亡至南京莫知所終異同邑高翔起兵經翔勤
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顛爲忠臣濟曰顛爲智士其後翔來
死難濟乃遁之○耿炳文率所部兵營濟滄河南其部將
張保降燕言扶文皇得撫之遣歸詐言燕兵且旦夕至若

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相向大哭以頭觸柱
而死○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統兵盛庸守濟南燕王
率衆圍城疾攻鉉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命決隄水
灌城中大懼鉉曰無恐乃詐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止灌
鉉伏勇士閉門候王入閘板下之幾中其計燕王大怒乃
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每
出不意募壯夫突入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靖難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去鉉庸
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燕爲意矣○皐門成
遂改題諸門○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並
鐵鉉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景隆召還黃子澄
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撫膺嘆曰誤薦景隆萬死不
足贖罪○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鉉率兵躡之燕王至
東昌庸背城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
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會

卒安兵亦合盛庸益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
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柝亦平南衛導
燕王易張疑爲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趣兵追
之斬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
辛巳三年靖難兵還北平燕王恥東昌之敗道衍曰王前固
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
能力戰王前進○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燕王
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淚零如雨自號所服袍焚之
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
業不成○盛庸又請靖難兵大戰夾河忽東北風大起塵埃
漲天庸軍大昏晴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
敗蹂踐死者無算遂還保德州○復謫齊泰黃子澄諭燕
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上召方孝孺問所
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
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搗

也一卒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
緩之彼奏適予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
謀定而勢合上曰善令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寺卿
薛嵓特報燕嵓至燕軍王問來意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
甲募即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
殺嵓嵓戰慄伏地王令護嵓南還○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
清禦却之城中乏薪毀屋以炊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言殿
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
其敢棄命失職王悅清言緩其攻○是時高煦及三郡王不
睦於燕世子孝孺言於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世
子見疑王必北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
書遣千戶張安貽燕世子許王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啓
封坤安俱致王所三郡王儀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
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啓視遽曰嗟呼幾
殺吾子○燕兵目南○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

官黜陟之刑○[illegible][illegible]四年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靖難兵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靖難兵攻汶上部指揮薛鵬被執攻沛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更定尚書以下職階○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於齊眉山敗之燕軍懼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退心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王大怒曰任汝所之於是諸將不敢復言還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大敗於靈璧自是南兵益衰○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燕王遣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殷割使者耳鼻口授答詞曰留口與殿下言君臣之恩義不可違燕王不得道乃渡泗水攻盛庸盛庸敗績遂破盱眙縣百趨揚州至儀真草命日殷聞奇大慟欲死燕王迫公

主齧指血爲書以招殷殷至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
無功文皇恨之後爲伏家擠死笪橋下公主號出上慰牽
衣大哭曰駙馬安在文皇笑辭之官其二子○詔天下勤
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者有一予
拔乎見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眷予
不敢忘朝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遣禮部侍
郎黃觀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
矣○復召齊泰黃子澄○靖難兵已入儀真孝孺曰事迫
矣渭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集至相與決戰
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主
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
見無多言也○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左
都督陳瑄率舟師援庸叛濟燕燕得陳瑄降遂渡江盛庸
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王奮力先戰庸敗走○靖難
兵至龍潭遣李景隆等如靖難兵議和景隆往伏地辭臣送

天命推戴得還甚恐上復令同諸王往文皇曰勿多言果
得姦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上會群臣慟哭或勸幸浙
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靖難兵
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師入城門卒龍共諸慟
哭去之京師大譁初左都督徐增壽謀迎降御史魏冕率
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
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
之於左順門欲并誅景隆不果○大內火帝以崩聞○皇
后馬氏暴崩城中如沸○上倉惶不知所出欲自殺程濟
告以祝髮出亡可免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官捧太祖遺
篋至曰異人授命嬰大難則發篋發得度牒及髠緇程濟曰[illegible]
也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為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
烈甚傳言上崩而寔遜去[illegible]○文皇即位後心常疑
之密索不得相傳建文遜去先入蜀[illegible]入滇[illegible]從來[illegible]
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illegible]曰我建文皇帝

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齋堂南面趺坐自稱原姓名曰
前郡給事名許張邈邀賓為我衆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
願歸骸骨鄉土耳以聞於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纔入
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於朝遣不忍命大監往
詩嘗特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也我
御使幾食子鵝遺片肉於地汝戲餡之豈遽忘乎亮伏地
哭不能仰視既復命夜縊死別室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
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
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獨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
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安王樞及文武群臣
奉迎乘輿勸進○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邀
行雪菴和尚名賢不知其姓當是時和尚披剃走重慶府
之善慶里山水奇絶和尚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
尚非常人亟為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

小舸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授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
已又讀業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或曰和尚爲
達文時御史沈之日其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詩人和尚張
日曰松揚問姓名不荅有詩若干篇○雲門僧在會稽之
雲門寺每汎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其避流也終不得其
姓名○河西傭無名姓文白王入京爲傭被葛衣遷走至金
城行乞市中金城遠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曹家
爲傭取自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以葛衣覆之葛盡敝
縷縷不肯脫夏即衣新故葛衣必覆其上人問不荅倦作
時脈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拜求藥中有畱都官至識傭
欲與語傭走南山避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
病且死謂主人謝竭曰我死勿殮我棺葬西北風起即火
我無揚我骨爲家從其言○補鍋匠無姓名性豪變愛間
業補鍋所至州邑一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
者教之不索謝但令自擔徙或後學者至即遣去學吾如

是數年人呼為老補鍋匠稍稍蓄積遇風雨寒暑輒[illegible]出忽於州市中逢葛公翊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大哭已相率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有見後不知所終○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入臨海海上人競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擲擔投河死○趾平爲州縣官宋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人○翰林修撰王艮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衛府紀善周是修死之○榜列奸臣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等百餘人出賞格收之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伺捕者紛紛雖禁之弗止也○燕王清宮詰問上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王遽出尸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王具儀禮葬之時宮人遺戮略盡惟得罪遣者留耳○翰林院待士古孝孺衰杖哭闕下○己巳燕王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壬申葬建文皇帝○[illegible]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還興宗孝康皇帝[illegible]陵
革去朝號仍稱懿文皇太子○追封都督徐增壽爲陽武
侯謚忠愍○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不歸附惟
輝祖不屈上親鞫問始終無一言法司追取供招輝祖
默然搦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上大怒然以元勳國
舅欲誅輒中止俳佪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黃其祿
米而已○齊泰黃子澄被執至京族誅之○族誅右副都
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囑文皇南
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文皇
頷之旣革命驟來召不赴逼之衰絰號慟下文皇諭曰我
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二子在何曰成王子固在文皇曰
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許旨繫於獄已欲草詔召出
孝孺自獄衰絰見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此我家事
爾先生無勞過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
投筆於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

以刀決其口兩傍至兩耳

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震怒逐磔諸市罵不絕口詔收其宗族生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召御史高翔翔衰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要遵臣敬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法王未然何忍紛紛焉吏部尚書張紞懼自縊○左僉都御史景清犯蹕磔殺之清性善倜儻尚志節革命日亦隨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蚤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詰之曰欲忍不死爲此事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噴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而後精英遂見時入殿庭以爲厲○始開內閣以侍讀解縉爲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爲編脩自直文淵閣論以委任腹心至意專與機密尋討七人並直文淵閣○大封靖難功

臣丘福朱能等爲公侯伯二十九人食祿有差○上覽奏
章有干犯者乃命解縉等繕閱關係軍馬錢粮數目則留
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
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
祿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經政耳

明紀編年卷之二終

當蝕不食　牛疫　諭刀暹答　立太子

明紀編年卷之二

成祖文皇帝　諱棣太祖第四子在位二十三年改燕

順天

癸巳永樂元年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賀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鎮守雲南沐晟奏土官刀暹答侵威遠地據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去必不從知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勑沐晟遣人諭之刀暹答果懼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謝罪○甲申二年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有其扈從功惟文臣劉忠以爲不可復召問解縉縉言立嫡以長

復曰好聖孫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上
意遂决○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復姓姚賜名廣
孝上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僧
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命姚廣孝賑濟蘇
湖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
益知真好殺也及預靖難姊嘆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
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乃不
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
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耶曾見
做和尚不了底是个好人言畢遂還户內不復見○饒州
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
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聲其罪杖之悉焚著
書○周王獲騶虞來朝獻之羣臣稱賀既而四方奏甘露
慶雲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象玄
兔白烏靈犀之屬甚衆○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

李景隆死

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舡物請命上曰暹羅與琉球脩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脩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尊之去○鄭賜劾奏廣東知州陳敏等運粮遭風壞舟擅以官粮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粮所以養軍安得不與賜曰法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黃河清凡百餘日○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上曰穀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不聽○曹國公李景隆僭踰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上初宥景隆死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折之曰若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於獄○己酉

三年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三年〇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修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歆其榮寵〇四年河南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亢矣可鑑也遂命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〇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〇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冒姓名詐稱陳氏絕嗣求權署國事上從之踰年陳安南國王孫陳天平走至京師愬實上遣人責之季犛畢辭表請還國上未知詐遣廣西都督黃中等以兵送陳天平還國季犛伏兵殺天平及中等引兵還事聞上怒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遂命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

等督兵分道進剿○上諭胡廣等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
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甘露降孝陵
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亂獻宗廟分賜廷臣○【丁亥】五
年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漢王高煦怨縉也尋復改
交趾○軍民子披剃為僧者千八百人上怒曰皇考之制
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
悉編軍籍發戍○張輔等奏言前蒙聖諭安南平訪求
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且
安南本古中國之地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
○征安南軍獲賊首黎季犛及賊首蒼澄等安南平得府
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人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諭都
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等前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時之過
後甚悔之更不令采比聞進詐傳詔旨大為民害即遣御
使二員往詣山西將進等鞫問明白械送京師置之法
若有干涉者并鞫治之雖屬皇親亦不恕○皇后徐氏薨

謚曰仁孝初后疾劇上詣問對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
生民未乂大侍息惟上務念之妾不能執上恩顧無驕畜
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嘗命婦人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
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當如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
婦之言婉順易入今卿翰林之臣教導諸命婦可不有以
資於內乎齊姻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以年
慶子孫矣崩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黑
鱗沐晟等檻送黎季犛蒼等獻俘于京上御奉天門受之
文武群臣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
犛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
及子蒼及其偽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
有司給衣食○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丰每
十年始還○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
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爾召之問
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

之故有山鑛之臣有稅無所作不然亦一不免今衆名雖具
受害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令燬之○徐輝
祖卒上曰輝祖與齊泰黃輩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
下之有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
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
中宮○永樂六年福建奏柏生花為瑞既而蘇楊二府復
言檜花五瑞上曰近蘇松水澇為灾蔽不以聞乃喋喋以
檜柏稱瑞小人之務說者可惡詔切責之○交趾平上
詢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
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於是陞元
功張輔等七人為公侯餘皆班賚有差○永樂七年遣中
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上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
國○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潁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倘奏尚從容
啓請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仍綫○永樂八年上親

征北邊命皇長孫留守北京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塩海水皆醎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忽有清泉大湧出人馬賴以足賜名神應泉○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軍迎擊一鼓殄之本雅失里遁去班師次禽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上命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少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七月車駕至北京○十月上還南京○開濬會通河○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掠知和舟欲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苦奈兒以歸上曰遠人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邪巴

刑立為王并殺苦柰兒歸國○徵交趾參政解縉下獄先
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縉
覘上遠出私覲儲君無人臣禮上怒時簡討王偁亦以罪謫
交趾縉偕偁訪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上鑿贛
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
如此併偁俱下獄○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
戶給粮二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
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通
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
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多有干犯語請治之上曰此必與
豪民有怨而欲報之凡建文中上書皆朕未即位以前事
朕初即位即令燬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
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
信任之卒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
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

事中倪俊言有本户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賊請治專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内盜發千户能率衆捕之正是能盡其職者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必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虜酋阿魯台畫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擢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為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異政日著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户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推治之千户脱去訴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新抗聲曰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

直儒上尋悟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
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癸巳十一年馳
齊黃奸黨之禁翰林院學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婭初建
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言
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朕固
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孫
從皇太子監國○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
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
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
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羣臣盡歡
而罷○山東獻騶虞呂震請賀不許震又請上曰大臣當
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
可謂不學無術者也○甲午十二年二月詔親征瓦剌○
三月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駕至撒里哈剌

之地馬哈木等師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追至土
剌河復大敗之擒斬無算馬哈木等乘夜遁遂班師○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遣使迎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
輔導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逮尚書蹇義學士黃
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正字金問等既而蹇中
道宥還淮等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得繼至上曰楊士奇
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
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
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
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乙未十三年解縉死於獄
徙其家於邊初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使通正朔
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縉又謂不宜過寵漢
王致起覬覦遂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
縉言○罷海運命造舟以從河運○開淸江浦河道○有
人納銀於瓜以贖刑部主事劉寧萬寧妻安氏發之詔褒

寧平日廉告於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
表裡○丙申十四年改趙王高燧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
州高煦奏頗嘗侍左右不願之國復賜勅曰旣授藩封豈
當常在膝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
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當侍之言殆非實
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
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豈
設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
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
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
却封禪頌以獻○十月上還南京○上將建北京宮殿命
群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
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
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伏乞蚤興
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上從之○周王橚楚王

植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
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遣詔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
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
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
二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
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
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
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己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
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illegible]十五年漢王高煦謀
執楊士奇曰彼知陛下北都欲在南耳上怒居之山東樂
安州○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
刻石○[illegible]十六年秋賛善梁潛司訓周冕輔皇太子監
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離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
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
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

宥之有諸干上曰初上所謂罪人早失▢宥之矣遂逮繫
千户殺之以營昬預聞而不諫此併逮下獄比皆死也太學士
胡廣卒初文朝廣江時解縉胡廣及縉周是修約同死于難既
而廣俺人覘胡則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飯▢▢▢解闈而笑曰一
猪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蓋初皆雖立意要一死惟作是修竟行
其志後靖縉胡廣得無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任同官
縉葉已有子且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卞男女上曰定
生女縉遂繫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遼
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被血兩
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衛之盟終身不
改縉殺每解氏家宥歸女卒歸解氏○遣禮部左侍郎胡濙
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留數
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濙至南京日隨朝見東宮所行之事
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勤臣某有語譁侍衛捉之俗當陛
口奏宥上曰不問既退即宣供衛者賞鈔若干于是群臣皆言

不願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慰其心見殿下之
仁明也俊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
至安慶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上覽之大悅
自是不復疑○己亥十七年與十二楊榮陳言十事皆指斥
爾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積弊但
卿為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
于是得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股慄請罪○有進金冊及
方書者上曰秦皇漢武一生惑方士所惑乃欲出此賊耶命
毀之○庚子十八年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自稱佛母
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往來諸郡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
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事聞上勅安遠
侯柳升分兵勦之時都指揮與青備倭海上聞賽兒擊平
之○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所為北京○皇
太子赴北○京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為食太子見
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

什天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
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不動念乎執中言民
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
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
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
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奏自也皇太子至京師
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
百姓吾赤子乎○闕闕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
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表牘身以殿下過失上
聞上指其妄言今宜默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三殿災詔求
直言○都主事蕭儀詩言者多云遷都北京非便而獨蕭
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言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
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

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證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
言官對辯如何衆皆黙然罵官言妄言尚書夏原吉獨
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
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
有罪中使入復命上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怒遂兩
宥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臣等
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
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
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之
有足羞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韓放愈耶乃不出勞它日
法王入覲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
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阿魯台叛犯邊上議親征夏
原吉吳中方賓皆奏言今糧儲忝是之未可興師上怒召原吉與
中皆繫獄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參乘間言賓與中
原吉皆賓黨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

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並三人皆繫以徵
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檢籍秀之見也上怒捕
繫置于問○壬寅二十年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喚上遂
決意親征駕及雞鳴山虜聞之夜遁○車駕次西涼亭西涼
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守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萬世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殷
鑑矣乃下令軍禁士斬伐樹木○九月皇駕還京師○癸
卯二十一年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
檢邪之徒不便而指揮孟賢等遂萌邪志連結貴近謀進
毒藥於上俟晏駕以兵劫內庫偽撰遺詔從禁中頒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定總旗王瑜知之遂詣闕告上
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鞫之召皇太子趙王文
武大臣俱至上覽所偽撰遺詔震怒顧謂高燧曰爾為之耶
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自下人所為耳遂

悉伏誅○十一月車駕復北征次於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敵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踰時不散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上正色卻之○九月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適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具正千户○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上喜謂侍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名金忠○十一月駕還京師○

甲辰 二十二年四月車駕復親征邊寇○滑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曰此誠意所格耳○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請兵進勦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

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川求活朝暮今
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
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
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遯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
意茲寇乎榮幼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敵赦其不臣之罪
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六月車駕次荅蘭納木兒河
彌望惟荒塵埜草虜隻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
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十六日
車駕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楊榮金幼孜議以
六師在外秘不發喪斂元錄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
號令人莫測○大行仙訃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
迎梓宮皇太孫瀕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

防僞皇太子顚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則不
及士奇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請即納
上皇太子從之太孫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止[illegible]雖出
從權亦事之幾會吾大行臨御當位之未定浮議喧騰吾
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雞鳴保遇梓宮哭
迎箪中撫發哀○梓宮至京師○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
刑部尚書吳中於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
親臨繫所與共哭復其原官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
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議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
寶船止雲南交阯采辦金銀等事○出前右春坊太學士
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於獄三人繫錦衣衛獄
十年楊溥在獄家人供食久絕幾不能繼又上命叵測
日與一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
讀書何用對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
而得釋既年遭遇爲閣老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

楊士奇奏事有理

之功居多云○皇太子高熾即皇帝位○楊士奇入奏事必
止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
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
山東棗八十萬所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
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詔止西番取
寶船○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縉初被殊
遇文皇嘗手書六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
縉具寔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
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
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
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
疏通警敏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矣上上以示東
宮曰李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
奇曰令人盡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家屬
官其子禎○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

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利民者雖府庫之餘不吝況山澤所產哉○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遺命以日易月釋衰從吉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蹇義亦與士奇合震顔色奮然蹇義請兼取二說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吉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府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邪奏易服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肯於[illegible]亦未嘗然否應尋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其一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

惡用其印密疏以聞其母弟亦再三言之歷幾朝無嚴政
民不失所義等頓首受命○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
召黨交趾布政二司兼工部尚書黃福還福治交趾循民
簡好袪民所惡勞輯訓飭恩勤不倦交人愛戴如父母忌者
誣奏福有異志上皇深燭其妄曰此君子小人忿於小人讒
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
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賜緣邊將士鈔幣將上御西角
門初朝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于邊將
士晝夜嚴警豈不可勝遂有此賜○赦奸黨族屬並放還
家給還田產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
○補治前御史舒仲成既罷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
事忤旨遂遷廣按察副使不一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
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
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
進用綰前史賢之上覽疏喜即命罷治仲成而降敕獎

諭士奇

仁宗昭皇帝 諱高熾成祖子在位一年

國朝洪熙元年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

言於上曰今歲畜馬頗蕃請朝覲官每人月給馬一匹令

之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賠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

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

皆役之畜馬以養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誤矣

須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

為未遇半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稽緩耳當即批出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當

覲李慶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衆所傷故

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

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今歲徵駒與下民等

憲綱掃地矣上曰爾就擬此草勑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

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具

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言先朝舊臣亦一時遷
退耳○上諭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
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其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
爲國可無褒䘏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
臣之心皆欲立以報國不能成功則雖守義若身爲大臣
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追漢王高煦
等謀繼守白溝初文皇北征皆安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
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
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知之顧益厚遇先是瞻圻怨父殺
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
瞻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言廷議旦夕發兵來安樂上召
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孺子不足念
遣鳳陽守皇陵○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糧之
半時舊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
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等令草詔免

之士奇曰斯事尙可令戶部工部議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書詔畢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豈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天下主寧與民計較耶○命皇太子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遂有是命○上明於星象忽夜見星變召楊士奇等語曰天命盡矣乃嘆息而起次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涕上曰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

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浩沫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
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得所上笑曰吾意
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
圖書功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蹇義三人皆無一言
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二三人有慙色○上諭蹇
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
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
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
言不阿往往被其誣毀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
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之官
爾自今須慎擇以清風紀○翰林侍講李時勉以言事
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十事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幾出
不能言及困梃棍其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臣所感卧病
一月而愈○上不豫召楊士奇書勅召皇太子於南京次

日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皇太子
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皇太子瞻基即皇帝位○上大
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廟號仁宗

宣宗章皇帝 諱瞻基仁宗子在位十年

國號宣德元年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禮部進耕籍
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以奉粢盛以率天下
務農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稼穡艱難愛惜蒼生則
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誠輕徭薄賦肯農事穀則人咸樂
耕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爲逆
決招集亡命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執
縛其人白於上上夜召輔等入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
有難色原吉曰兵事貴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
官親征辛未發京師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

咸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
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
大軍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
誇詐內實怯懦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今聞朕
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知賊
中虛實果如宸筭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
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
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之來
獻悔無及矣辛巳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
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闔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
高煦勢窘密遣人從間道出見上群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上
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庶人至京鎖縶
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
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句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命
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

炭釭上如山爇炭逾時火熾銅鎔廣人死○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曰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惟二子今皇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上意不釋然亦不復言移兵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不復召士奇及將至京始思士奇言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甚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

表容齋以示之使自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齋
謹衛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上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
禮衛之力也○宣德二年黎利遣人詣前安南陳王三世
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曰
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
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
興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復召士奇楊榮論
諭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
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苦未息困兵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
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
榮言當從永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以
郡縣其地是數年來民兵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以糧
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
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待仁宗
文聖心發數追憾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

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隨之屢矣明日朝鮮出異表二示諭
羣臣曰論者不遑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
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冊封陳
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十一月皇子生赦天下孫貴
妃所生○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
立孫貴妃為皇后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居清寧宮進
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以薛瑄為監察御
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
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舉
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
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共
班行可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辭嘆而
已○戊申三年冊皇長子祁鎮為皇太子○山西民饑流
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
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徙豈其得已仁人君子

所司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亡仁甚矣其即遣官加意
撫綏發倉廩給之隨其至居住捕治者罪之○楊士奇退
朝閑門謝客楊榮頗邀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
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
君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上
以秋高馬肥恐胡擾邊遂勅諸臣整齊士馬車駕發京師
渡灤河駐蹕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
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賊無能爲但謂吾邊無
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乘機之勿縱也從
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
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
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
距敵營二十里敵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
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
矢如雲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疊發敵人馬死者太半餘

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敵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
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上喜大饗又親御製詩歌慰勞之
甲子詔班師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
上壽○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多
也○擢顧佐為右都御史楊士奇薦之也○宣德元年[illegible]
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懍懍然
吏有遺違者據摭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
通政使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乎對曰所
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
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為
兩便與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
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窘如此
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
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已恩與法並
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汝皂歸耕使

縂新舊京官皆然不是為過小人不樂撿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二小之扶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
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
矣久之復有囚告佐墨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榮
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此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
遂命法司鞫之寔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
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庚
戌五年少保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吉天性寬平
雖倜儻無矯節不發撓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
呂震嘗上前短吉棄奸震為子求官上問吉吉稱震有守
城功陳瑄請雞初欲殺吉吉言瑄才總漕運嘗有從隸污
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污可浣何懼為吏懷所實石
硯墮不敢視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素皆惜此獄遺之
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吏懼即肉袒以
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詣至上前自咎原並被污上命易

之一蔣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
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
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
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
冥冥惰行其敬慎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朝鮮國王祹
遣使獻海青鷹爲使還賜玉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
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
等請賀上不許○以況鍾爲蘇州府知府鍾江西靖安人
始爲吏胥呂震器其才授儀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
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
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事陽爲木訥胥有弊蠹輒嘿識之
通判趙忱肆謾侮鍾亦不校既期月一旦宣勅召府中胥
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某如之羣胥
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市後出屬官貪暴者五人庸
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

況青天○安南黎利篡陳暠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
封朝臣或請興師討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
後朝貢不絕○十月車駕巡邊駐蹕雷家站登萬壽山召
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
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
不少帝王之鑑戒也又問屯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
之徵卿等以為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
崩國亦亡曰此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
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
辰車駕至京師○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大如
彈丸色黃白光燿有芒群臣表賀○宣德六年上問侍臣
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
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為民養民在
看賢恩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
拘拘古法○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

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之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倉卒出
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冒輕塵埃昏晴中誰識至尊萬一有識之者變起
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與左右語
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薦
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
密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
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
怨卒潛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當決辭
人言捕之急遂私結約侯車駕之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
傍林莽中作亂特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言
盜下獄以其謀言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一
屢助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
盜詳且曰愛朕真如汝自今不復微行○戶部言宛平縣
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

以旅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今亟以還民○宣德七年上下
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以正言招隱詩賜諸大臣猗
蘭操曰蘭生幽谷兮燁燁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
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予輔○癸丑八年
上元夕張燈內苑上侍皇太后從觀皇后皇太子咸侍稱觴
上壽次日勅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
從觀○景星見○甲寅九年交阯黎利死二子闇弱奸臣
黎問黎察構黨仇殺良民驚懼土官阮世寧阮公庭各率
所屬及部下避難來歸○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
朝貢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貝
以戒勤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云得王璽
云云蒙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
王既得之可自留用○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
者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
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

詳言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見武帝宋徽宗崇信

言效驗可見矣世人終不悟其可嘆也○[illegible]十年正月

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

長君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祁鎮

即皇帝位時幼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

朝廷之政白於太后然後行○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

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

禮監信之

明紀編年卷之二終

明紀編年卷三

英宗睿皇帝　諱祁鎭宣宗長子正統十四年後復位

天順八年在位共二十二年

丙辰正統元年侍臣以旱蝗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即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吏部尚書郭璡獨以爲不可去是非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車駕閱武於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唯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閱乘武豈但一盃酒已耶竟無殊擢○

丁巳二年時王振擅權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太后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聞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

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兵部尚書王驥巡邊予
甘肅遣兵毀北虜於莊浪得獲甚衆遂知有備引去○六
月京師旱時御巷小兒為土龍禱雨而歌曰雨帝雨帝城
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呼噪不知所起未幾有讖
監國即位之事繼而復辟之舉說者謂兩帝者與帝城隍
者郕王二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謠○戊辰三年淮揚
被災塩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忱奏令蘇州等
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塩場收貯
照數出給逋竈準作下年預納秋粮其米在塲聽令竈户
將私塩於附近塲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是
米貴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粮安生上下賴之○己
巳四年楊士奇乞致仕不允○逮湖廣御史陳祚下詔獄
祚按湖廣甚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發事上怒遣官械繫
下獄並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京城大水詔求直言
○陞蘇州知府況鍾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日赴

京當代韋民請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後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正統五年大學士楊榮卒謚文敏人稱東楊○俞侍讀苟貞爲諭侍講蕭鎡並入內閣先是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年倦悴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幾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同薦衷鼐次第擢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縱吾輩自已彼豈自己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令發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正統六年劉球上言曰帝王御夷狄不窮兵於小利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邊脫歡也先父子併呑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以爲麓川僻陋蕞爾不爲武釋之不

委法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遴將帥練士卒豊粮餉修器械庶爲有備無患振不能從○[正統]七年尚書吳中卒守以國子生積官今職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呼子宣問之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一篇誥文只說他平是一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笑荅而已○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初太后大漸召内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方孝孺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太后領之未及行而崩○[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群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王振專權下獄一日五更錦衣指揮馬順攜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而死尚屹立○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祭酒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
者士奇薦瑄乃拜大理少卿瑄至京或勸詣王振謝瑄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往謝嘗指揮某死妾有
美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誣告妻毒殺其夫都
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怨譛瑄故
出人罪繫獄瑄慨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
讀不輟將決大臣香甲救之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南國
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託巡
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遺彩段羊酒求
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責
不一見王八年不得遷○瓦剌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國朝九年新建大學成先是大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
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大學所
剏新者莫急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大學鋪
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

放從之公乞是歲○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謚文貞人稱西楊○正統十年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得批答至是上嗣位幼冲而議遂廢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景泰十一年巡撫河南山西于謙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罪降職能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人稱南楊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薦陳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尋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大臣賢○正統十二年巡撫大同侍御史羅亨信上疏言虜酋也先專伺釁端圖爲入寇宜預於自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謝恩之旦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胡濙奏

彭時不到合着錦衣備尋上异之得免拘執人謂漢得大體○福建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烏合至數十萬一時震動○正統十四年北敵寇邊時敵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北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七月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珵覘刑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珵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將作韃子婦耶○北敵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多陷邊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從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邊將井源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兵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至大同振欲進兵北行益急迫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

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illegible]言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雷雨大作滿營人皆驚怨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我師敗績於土木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敵追至遣朱勇率師禦之勇進至鷂兒嶺敵於山下夾攻殆盡殺之兵部尚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見我營不行偽退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盟和遣二通事與敵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追之兵士急先奔走行列

大亂敵騎跳陣而入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衆裸袒相踏
藉死蔽野塞川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敵擁以去六百
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以下
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竄山墜谷連日飢餓幸得達
關器仗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我師既敗績上乃下馬盤
膝南向坐有一敵將為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乃以見
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
賽刊王乎賽刊聞其語大驚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
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
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今乃落我
手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
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
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
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
矢不沾寸刃不染吾知天意之所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

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當執中國遣使來迎還一旦曁
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
然辭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令護之伯顏也先
弟也○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太皇太后遣使齎黃
金珠玉衮龍段匹善物馱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太后命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
奏令施行○二十日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
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為輔總國政○二十二日族誅王振
百官毆殺馬順於朝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
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
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
人心因慟哭彝徹中外王起入內使者闔門衆隨擁入太
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令旨籍沒
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各官起去
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禍延生

蠹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列衣冠
刻而斃血流於庭復索振所親信張狼隨王毛二人亦毆殺
之都御史陳鑑奏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
揮王山至反接跪於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喧譁班行
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恐懼屢起欲退
遇害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
罪惡應死勿論奏百官各歸莅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
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罷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
外凡數處重樓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王盤
經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臠山於市其
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
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銀約賂至即歸駕都督
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連姻何外朕若是登
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
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

出迎駕既嚴酣笑不應竟擁駕去初敵來索賂郭登曰敵
紿我耳吾若以計奪駕入城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
人餉之食令執其弓矢奮前曰擁駕還會有阻者既淹久
敵驚擾而去◎上夜宿虜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
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竊視但見赤
光罩定鄰帳房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蛇
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驚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
錦衣衛校尉頗知書識字爲敵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
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illegible]維
持調護以至旋彰二人之力居多○二十九日皇太后傳
旨皇太子幼沖未能踐阼遽理萬幾郕王年長宜早正大
位以安國家於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廣州盜黃蕭養
圍廣州蕭養者南海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
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
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

脚鐐越獄而出其黨艤舟以待遂適入南海羣聚草竊旬
日間衆二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總兵
王清引兵赴援蕭養伏兵擒清盡殲其軍清罵賊而死蕭
養旣屢勝遂僭號東陽王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
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
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郕王祁鈺即皇
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於
是天下始知有君○也先復遣使卒書辭悖慢兵部尚書
于謙見帝泣言曰狂賊志滿氣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
可不預爲計通者各營精兵盡遣隨征急宜遣官分投召
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通州霸上倉粮宜令在伍人
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等六人爲九卿部郎先是帝在郕邸
吏部奏擇儒官爲宮僚人皆託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
就任至是皆陞顯官○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

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虜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朝野洶洶大監金英召廷臣問計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于謙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若二動則大勢盡去宋南度之事可鑑矣英是謙言曰死則君臣同一處先但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决○時承平日久城外倉場草束豆料堆積以巨萬計于謙聞敵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急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必緩待命下適以資敵也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初九日敵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於城北于謙督諸軍○召宣府遼東兵入援○敵既抵城戰下連日攻戰九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

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同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
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敵營露刃夾之見上皇
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
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
人方回而敵復縱騎四面標掠攻城益急既而宣府遼東
兵至齊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敵
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遑夜
遁復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脫脫不花遣使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
花與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因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
賞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遣都督楊洪率兵二
萬躡餘敵之未去者遂破敵於固安奪回人口萬餘其實
部人不過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衆○論功封
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
有差○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振

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敵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宜專遣兵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說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蓋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伏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敵知有備不敢攻此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敵營壽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上皇在北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上皇曰烏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壻耶卻之則撫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當納之但不當爲野合須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枕復卻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取爲嬪御也先益敬服聖

德韃衆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侍宿御寢旁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温足一日上皇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候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曰囬朝着甬做都指揮也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一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於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哈銘嘗勸上夜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憂成疾悔無及矣

恭仁康定皇帝 諱祁鈺宣宗次子英宗弟初封郕王

在位七年

庚午 景泰元年上自書至索大臣來迎○北敵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發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寧又忌袁彬誘彬

出營將敉之上皇急救之乃免至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
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
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
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
導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
之○大同參將許貴言敵請和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與寇敵有不共戴天之
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北人貪而多詐
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
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北敵遣使求議和禮
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朔日帝御文華殿召羣臣諭曰朝
廷因通和壞事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
謂上皇在北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
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乂保于謙對
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

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退太監興安出傳旨呼言
甯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且人耶
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誰臣子朝
臣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復
含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
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
驚訝詣閣老白之遇興安興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
焉實等遂偕北使北行○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
也先營也先曰日大明皇帝與我仇人以衆人教我害他我
再三不肯特着知院伯顏鐵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
若捉住我肯留到今日麽實曰此是見太師仁厚之心也
明日引實等見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粮米魚肉煤炒燒酒
等實等泣下禮畢上皇布葦地而寢牛車一兩馬一匹
以爲移營之具而已上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
出乃爲生靈大計不意被仰申皆王振所致也及也先意

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荷聖母及今上委好上皇
泫然淚下旣又問舊臣楚人又曰楚此踰年始見卿等實
曰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麁陋不堪因極言王振
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車駕蒙塵之禍上皇曰振
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恨何及實即事
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凄涼腥膻充腹
非天祿草野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
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華南旋省達章也先宰馬置酒
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勑書內只
說講和不曾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做不得我每的皇
帝是一个閒人我還你們只圖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
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
易了復二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上皇歸○時北主脫脫
不花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
史楊善侍郎趙榮使北報命往問上皇道遇李實乃實言

以敵情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
大臣上疏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處
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民人皆忻悅夾道謳歌咸願和好
蓋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
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
虜營也先見善等至喜甚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
曰爾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
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
說太師愛財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
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善曰天
位已定再難更改明日善等見上皇於伯顏帖木兒營又
明日也先設宴請上皇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
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曰
雖在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善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
伯顏亦設宴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上皇駕

走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
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十六仍
命頭目五百騎送至京○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
入塞朝廷猶以敵情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
遂榮書與翰林學士高穀言上皇之出非以遊畋無益為
宗社計耳都人一聞鸞旋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
日奉迎禮當從厚王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
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
此禮況儒生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
庶見朝野同心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
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十四日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同群臣請
迎復儀注于文忽厲聲曰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心彼不
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孰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
皆相顧無復有言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十五日上皇

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先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
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畢相抱
持而哭各述受授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百官
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朕被留敵中辱國喪師有玷宗廟
何顔見爾羣臣所請不允○侍講劉鉉主順天府鄉試及
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
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十一月上皇萬壽聖
節禮部請羣臣朝帝詔免朝○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
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見
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朝願以待事任吾輩
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己事安得善終○十二
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荊憲
王請朝上皇不許○辛未二年上皇在南宮○命僉都御
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竑至
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賑

大發廣運宮儲賑之全活數百萬人先是淮上大饑高閎
蹄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奏輒發倉賑濟六言
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調兵部右待郎項文曜
為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
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內議恐其
黨比謂文曜為吏部○錦衣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上皇
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
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
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王誠
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
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蹤報以妄言伏誅○[illegible]
三年上皇在南宮○右僉郎李秉叅賛宣府軍務時北敵
以剽掠男婦易粟穀朝議大口粟一石小口米五斗秉不
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
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虜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

嫠與之後聞帝以秉爲能○詔立皇子貞濟爲皇太子生
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王氏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
子爲沂王先是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
循蕭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草詔行之於是陞賞太
濫有搢紳皆比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譏○初上欲易儲語太
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
是十一月初一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
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
○景泰四年上皇在南宮○以左諭德徐有貞
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悵惘
因以玉帶獻於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
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十一月皇太子見
濟卒○景泰五年上皇在南宮○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言上皇被留虜庭皇上君
臨詔書以鑾輿未復爲念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

思時時朝見於南宮或講問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羣臣
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悌刑於國家恩義通
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
天下之本宜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
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
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
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
撫而有之宜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
人心矣不報○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太學生楊
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
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上疏諫上覽疏即日罷
行幸浩名振京師○下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監察御
史鍾同於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薨殂鍾同拜疏請朝上
皇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部御史劉廣衡上之以諷

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上之下
禮部會多官議章綸疏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
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册封是上皇
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爾
又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諸宮以定
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疏
入帝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
衣衛郎刻逮捕入獄考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考掠
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
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寬
繫錦衣衛錮其獄令囚禁終身○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
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
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爲雲南經歷復
眷所深者亦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高平者言南城

勅任官奏於崇元史做宋文公例秋勅九部纂修天下地志詔須君經任于群臣夏宗宇迥志成

多樹亭亘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凉息及樹伐
得其故懼甚從復從正琰遲平杖死○召薛瑄爲大理寺
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己巳之變以薦起外南
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
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
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
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反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
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强猶昔○景泰六年上
皇在南宮○杖廖莊章綸鍾同於午門謫莊陜西定羌驛
丞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景泰七年上皇在南宮○于
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見謙自奉過於簡
朴嘆息以聞特命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撤尚膳醯
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尤異數
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
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尋一個來

換于某象官默然而退○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
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應順天試俱不中選循等論
奏考試劉儼王諫閱卷不公且摘策題無正統語以激帝
請如洪武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
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蚤朝奏事畢出班跪奏
丞保臣高穀有事聞上曰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
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搆考官可乎由
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稱盛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壬午上皇復位詔曰朕昔嗣承大統
十有五年不虞北虜之變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
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 當守之位既而自王天憚禍
廿首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閑之計茲易

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剏失德之良多鼓沉
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爲文武
群臣之所擁戴請命于聖母皇太后復即皇帝位躬理機
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初景
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
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爲東宮其事
漸洩既而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舊東宮僉
謂上皇子固宜復立惟王文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李賢
因會議間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
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
一日疊文與群臣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
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奏上
有旨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議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
之意於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賫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
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章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

合辭懇請復太子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必不起乃與掌
兵都督張軏張輗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
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皇太后通報於南
宮許焉十六日旣暮軏輗等會於有貞宅時邊報北警欲
寇京師有貞以爲宜因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
者軏首肯之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
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
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收諸門鑰開門納
兵近千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毁垣壞
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你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聲
請陛下登位遂共扶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昭朗星月
交輝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御
座初文武群臣約以是日並入候景帝出視朝祈遂前講
頃之南城呼譟振地群臣失色須臾鍾鼓大鳴上皇復位

矣群臣入賀○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
舒良王勤張永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
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章綸於
獄擢為禮部右侍郎○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張
軏為太平侯張輗為文安侯楊善為興濟伯並子孫世襲
輗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更名賜○論隨駕功擢哈銘
袁彬並為錦衣指揮僉事○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
誠等於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戍鐵嶺衛充軍蕭
鎡王偉等原籍為民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
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辭遂決○以千戶盧旺彥
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入侍上問曰二人何
人也亨曰臣心腹人也如迎陛下復位皆與之謀亨功賞
多乃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功陞職者四
千餘人○二月朔日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為郕王歸西內

皇后汪氏乃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戾○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召定羲驛丞廖莊還陞南京禮部侍郎○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復立元子為皇太子○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丙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因乞諷諭郕王盡心輔政事上時景泰立已八月矣至是遂得疏於宮中上覺之感嘆手勅召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概以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言王廉使寬乞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赦察上立命雪概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

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時有言振陷敵中為敵用者上怒曰振為敵殺朕親見之言者失實如此故有是命○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上怒命收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妄陷有貞賢於獄會是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明日即赦有貞等降謫有差言路從此不通矣○有貞既降謫石亨輩慮其復起令人僞作蹤奏毀謗朝廷曰潛謂有貞使所親馬士權為此上信之遂捕有貞收士權等下錦衣獄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會承天災肆赦得釋編發金齒為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有貞出獄感士權之義欲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

焉○時捕緝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有能
告捕者賞以三品職呂原岳正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
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
緩則人情怠忽事且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不輯睦不如
勿究上曰正等言是也○岳正發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
亨等怨指為謗訕內批降欽州漷縣以母老留閱月復逮
錦衣衛拷掠備至謫戍肅州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
是大膽後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為民○復李賢入內
閣辦事○六月奪定襄伯郭登爵謫戍河西初上陷虜時
也先藉復駕邀重賂于議謝之曰賴宗廟社稷靈中國有
君矣及至大同登言亦如之上復辟已降登督府僉事矣
猶不已故謫戍○勅左順門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
許擅進時石亨張軏等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
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故有是命○聘江西處士吳
與弼時石亨用事欲邀名飾過因薦之○兵部尚書陳汝

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是先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籍汝言家財物於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財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太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經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悲之事亟月久察迎立事愈無狀要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不免○虜酋也先為其下所殺○張賜卒賜景泰初征貴州苗于謙謂其失機心銜之復辟後與石亨謀殺謙以范廣為謙所信任併誣殺之廣既死一日賜過諸墓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戊寅二年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幽閉大內將五六十年上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意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堯舜之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若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年五十七出見牛羊亦不識○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師命爲左諭德與弼上疏固辭李賢叩其所以與弼謂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曰如此亦固執矣言於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賜勅褒嘉仍命行人送歸於是與弼惑激條陳十事上之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聞吳聘君與弼名欲往質之行至江西編脩張元禎止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上留心政務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屛人語李賢曰爲之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絶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爲然○己卯三年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亨貪恣日甚勢

燄熾灼門下有督目指揮童竪手出妖書曰雖有石不
動謂天意有在勸亨擧事亨信之乃謀以大同石彪人馬
擧事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
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上異
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
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
必奪門且奪之一字尤未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
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處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不過貪圖富
貴而已○庚寅四年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
法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問李賢對曰若
查究則不可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
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會試天下舉人賠
擧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子李讓不中揣賢亦怒考
官遂奏考官較文顛倒宜正其罪上召賢問賢對曰此乃

私心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中可見生公上命杣山照子
於部前群議方息○辛巳五年曹吉祥謀亂石亨死上厭
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欲謀令從子欽
擁兵入宮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吉祥自爲內應是日
晩恭順侯吳瑾知其謀夜二鼓詣長安門告變宮中聞變
語直侍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合蕃漢兵五百騎
直抵長安門時禁門覺變不開欽黨縱火焚皇城門比曉
王師始集孫繼宗孫鏜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大戰於東
華門外自辰至午皆擒獲之瑾爲欽所殺是曉上出御午
門下吉祥於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壬午六年
蘇州學廟像歳久剝落或欲因其舊而加修飾知府林鶚
奮然曰塑像非昔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
華彼未壞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者何不可或以毀
聖賢像爲疑鶚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於是并易從祀諸
賢皆爲木主○癸未七年李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

之數四左右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無
不言今雖不能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
保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追謚宣德廢后
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皇后錢皇后屢爲上言胡后賢而
無罪上因復其位號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上北狩
每夜哀籲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
復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上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
爲慰解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盡禮○馬下錦衣衛指揮
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指揮門達有寵自
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
乃使邏卒擿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論
之曰任汝拷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既下獄拷掠欲置
彬死罪有彩漆匠楊塤憤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
留北庭獨彬以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剖審錄則死無憾矣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

誆以進上令逕逮問達逼壎令供李賢主使壎懼掠死於
獄乃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與無人證見不
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
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壎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
指他人鬼神昭鑑此實門指揮教我極指斥達失色計沮
彬遂得從輕謫南京壎亦免○甲申八年正月上不豫既
而大漸乃處分後事令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成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
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書畢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
令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驚愴嘆曰所言閔大
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
事也○十七日上崩皇太子見深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
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上即
位即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令只尊生
母周娘娘爲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

庶幾順天理服人心彭時言曰此言是也若只尊所生恐
損聖德乎頂傳仁壽宮言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
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
間不同胡皇后曾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
分固在豈得不尊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旨再三勸諭已蒙俞允
矣稍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須要照上聖例加
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二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
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
裕陵○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後死謫所召
袁彬復還舊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瑄爲學貴踐
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者自身心不安辭受取與必揆諸
義一毫不苟晚年游心高明默契其妙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一以誠意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旣平日奏稿皆削不留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來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頓覺性天通忽遘疾彌留止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遶室六月十五日也贈禮部尚書諡文清○七月立吳氏爲皇后○八月復定襄伯郭登爵鎭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毁骨立三年不笑語所上章疏皆自爲之善吟咏有聯珠集行于世○九月廢皇后吳氏詔示天下○以順義縣原抄沒曹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十月立皇后王氏

明紀編年卷之三終